

論白靈詩歌中的生態倫理意識

[中国]沈玲*·張曉琴**·方環海***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自然的生態意識觀照
- (三) 動物生態的人文關懷
- (四) 結 語

(一) 引言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瞭生態文學的興起、繁榮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程度成正比關係。我們知道，人和自然的關係是一個逐漸被認識的過程。在初民時代，人類由於自身能力的限制，生存完全要依賴於自然，所以對罩著一層神秘面紗缺乏認知的大自然懷揣敬畏之情；在農耕時代，人類雖然在積極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依然是靠天吃飯，自然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依然有重要的約束性，所以人類仍然誠實地扮演著自然子民的角色；但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突飛猛進，人類幹預自然的主觀能動性越來越強，漸漸褪去自然子民的外衣而披上自然主人的華麗之袍，開始向自然毫無節制地掠奪和榨取。作為地球生物圈中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有分量的組成部分，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如何不僅決定了人類活動的意義和價值是否具有持久性，而且也決定了生物圈能否健康存在和發展。誠如盧梭所感：「自然因為我們輕視它的教訓，而使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多麼大」。¹⁾

* 厦門大學嘉庚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 南京林業大學研究生院，副教授

*** 厦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

在盲目樂觀、自高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者「人定勝天」的思想指導下加速發展工業，肆意掠奪、破壞自然的結果是導致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衡、惡化。溫室效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臭氧層破壞、物種滅絕、海洋污染、颶風頻發等等生態問題不斷出現。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引起了世人的關注，所以在20世紀60-70年代人們就開始討論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係並進而發展到對環境問題的關注。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在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上被通過，明確了環境問題的迫切性；197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了「生態發展」的概念；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肯定了1987年世界環境及發展委員會（WCED）在《我們的共同未來》一書中提出的「永續發展」的概念，明確了永續發展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會危害後代人滿足需要的可能發展」為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2001年，聯合國環境保護署（UNEP）發佈了《全球文化、語言及生物多樣性的威脅》，此文對世界各國擁有對其賴以生存的動植物面臨的威脅發出呼籲。毫無疑問，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已成為當今人類共同關注的一個敏感而迫切的話題。

環境是決定藝術發展的因素之一，²⁾生態問題的出現也必將把它帶入作家的書寫視野。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 1907-1964）《寂靜的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的出版被視為宣告了人類由此開始進入「一個自覺地表達生態意識、深入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新的階段」。³⁾因為社會越發展暴露出來的生態問題越嚴重，引起人們關注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由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程度的不同步，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文學早於東方出現。戰後的臺灣像所有歷經戰亂傷痛的國家或地區一樣，迫切想擁有穩定、繁榮的社會生活，積極推動臺灣

1)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A Discourse Up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the Inequality Among Mankind*），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162。

2) 法國19世紀美學家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93）在他的《藝術哲學》中提出了種族、環境和時代是藝術作品的三個基本要素的觀點，其中「環境」主要指自然環境、環境。

3) 張曉琴（1969-），〈生態文學的文化建構意義〉，《光明日報》2009年4月7日，6版。

現代化的進程，因此政府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在急功近利中忽略了環境問題。

被視為人類精神晴雨錶的文學迅速捕捉這一生活內容並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反思生態環境與生存的關係，臺灣生態文學應運而生。「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⁴⁾「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⁵⁾

龍應台（1952- ）的憤激代表了一部分臺灣知識份子的心聲。他們在八十年代初以濃烈的現實批判性重新認識自然、認識自我，反思自然和人類的關係，生態文學的興起與繁榮成為八十年代臺灣文壇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觀。不僅有李偉文、劉克襄、陳煌、洪素麗、吳明益等⁶⁾生態文學作家在專心經營自己的園地，還有一些文人如商禽、朱天心、朱天文、蕭蕭、白靈等在各自的文學園裏也開闢出一塊「生態園」，既豐富自己的創作，也更貼近民生貼近社會，對暴露、解決社會問題起著積極的推進作用。在詩人中，蕭蕭不僅創作了應電視節目製作人劉楷南之邀目的在於維護臺灣生態的組詩〈皈依臺灣〉，而且在散文集《太陽神的女兒》中，我們也聽受到了〈哀山林〉、〈哀伯勞〉、〈哀自然〉、〈哀小溪〉、〈哀田野〉等詩人為大自然遭到人為肆意的破壞而發出的惋歎；商禽也在〈雞〉、〈寒食〉等大量關於動物的詩篇中表達了自己對工業文明給動物帶來厄運的思考與焦慮。

白靈曾自剖他們這代詩人似乎有著隱微難忍的激情和稍顯高亢的激情，這使他們的詩作不論在取材還是在表現上都有鮮明的特色。由於關懷的視野切近真實生活，所以他們對於現今所處的情境和生活深有感觸，對政治、社會的不滿、批判和

4) 龍應台，《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北京：時事出版社，1988）11。

5) 龍應台，12。

6) 參見沈玲（1970- ）、方環海（1968- ），《動物描寫與生態倫理的人文觀察——商禽詩歌文本的生態學批評》，《臺灣詩學學刊》16（2010）：89-107。

調侃，因生活的不細緻而引發的深切思考，甚至開始對自我在現代都市中的處境發出擔憂和懷疑的聲音，對弱勢族群、生態保育的困境之追究等等都成了詩人長期關切的目標。

本文即試圖從生態倫理理論⁷⁾為基點，通過對白靈生態詩作的梳理與分析，探討白靈通過觀照人與自然的關係、描寫動物的生存狀態、對動物的人文關懷表現出來的生態意識，尋求在生態危機越發嚴重的今天知識份子該擔當的責任與使命的方向。

(二) 自然的生態意識觀照

「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作為生態學中的一個術語，指生物所處的一定的時空及其與其他生物種群的結構功能關係與作用，也就是維持一個物種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態結構和環境條件。對於一個作家的成長來說，其「生態位」即是「自然風物景觀、時代精神氛圍、社會政治狀況、文化傳統習俗以及基本的物質條件」⁸⁾。白靈的生態位似乎說明其對自然的關注有其必然性。

1. 白靈的生態位

白靈關注自然、尊重自然的意識與其個人的成長經歷和臺灣得天獨厚的自然風物景觀密切相關。臺灣地處亞洲大陸與太平洋交界處，北回歸線在台中地區穿行而

7) 生態倫理學，主要是針對環境危機試圖把一切自然存在物都納入生態倫理關懷的範圍，用道德來調節人和自然的關係。參見徐白雪(1983-)，〈從生態倫理學的視閥下探析以人為本的內涵〉，《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8(2009)：13。該理論以非人類為中心的深層生態倫理研究而受到關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挪威學者阿蘭奈斯，他的「生態學綱領」與「生態智慧論」，為深層生態倫理確立了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理論規範，為生態倫理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把生態倫理看作是一種生態倫理思潮和社會動力。

8) 魯樞元(1946-)，《生態文藝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10。

過，不同於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島、古巴這些北回歸線穿行地區的乾旱少雨，臺灣因季風的作用而雨量充沛，氣候宜人；加之多陡峭高山，所以擁有豐富而且多樣的生態環境。尤其是島上保存著繁多的原生特有的寶貴物種，像臺灣黑熊、臺灣獼猴、臺灣雲豹、斯文豪氏蛙、櫻花鉤吻鮭、斯文豪氏蜥等動物，紅檜、水筆仔、筆筒樹、臺灣欒樹等植物。大自然賜予的豐厚的山川樹木、飛禽走獸為臺灣人親密接觸自然提供了可能性和寶貴的人生經驗。

白靈說他們這一代詩人的童年是「拖著一條或短或長、屬於農村溫情風的辮子」⁹⁾度過的，不論是從小的生長地萬華還是後來為了生計頻繁搬家及至因為「父親經商失敗，後來跑到三重養雞養鴨」¹⁰⁾，白靈滿目所觸皆是蒼翠之色，飛行於長空的蒼鷹、鷺鳥都是兒時生活的生動印象。尤其在三重，由於家中人多雜亂，白靈更渴望在自然的天空下尋找心情綻放的空間，在連綿的農田裏安放那無所適從的少年的心情。「我覺得一個人的成長背景對他的詩有很深的影響。」「鄉村也有他的色彩，像我們搬到三重埔養雞養鴨，那時候就住在農家，除了農家之外就是稻田，你可以一直跑一直跑好遠好遠。根在田埂裡頭跑。」¹¹⁾著著實實走進自然的地理環境陶冶了白靈喜愛自然的性情，自然的山山水水讓他流連忘返，心甘情願地「數年來得與一群早已成年的學生在課外『南征北討』，出入臺灣的山水、人文、生態之間」（白靈，〈自序·邊界之歌〉，《玻璃與女人的幾種關係》7-8¹²⁾），親近自然的經歷也同時為他日後在耳濡目染自己眷戀、親近的自然遭到破壞之後的反思、吶喊提供了厚實的歷史背景。因此，臺灣草木繁茂、飛禽走獸多樣的獨特地理環境和個人成長的經歷是白靈在性情上對自然情有獨鐘的先天因素，後天的社會生態問

9) 白靈，〈沒有誰是誰的國王——序《新詩20家》〉，《新詩20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13-17。

10) 郭美君，《白靈及其詩作研究》，碩士論文，高雄師範大學，2008，283。

11) 郭美君 283。

12) 白靈此外還有詩集：《白靈詩選》、《白靈·世紀詩選》，因是詩歌選集，所選詩作範疇盡在8本詩集中，所以不再重複統計。《後裔》（臺北：林白出版社，1979）；《大黃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6）；《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妖怪的本事》（臺北：三民書局，1997）；《昨日之肉》（臺北：爾雅出版社，2000）；《台北正在飛》（臺北：三民書局，2003）；《愛與死的間隙》（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臺北：唐山出版社，2007）。本文引白靈詩集據以上版本。

題則刺激了白靈對環境的自覺關注。

2. 「被都市化」的困境

科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也破壞了自然。人類過度享受科技發達所帶來的閒適導致人與自然平衡、和諧的存在形態被徹底改變。由於人心的貪饞無厭，由於資源開發的無盡索取，祖先留下的豐富自然遺產已被破壞殆盡，現代人除了不斷壓榨自然的各種剩餘價值，更毫不憐惜地破壞自然、斬伐自然。當自然界沒有能力再實現自身平衡的調節、維持自身穩定時便要實施其制約的權利，人類無視自然規律的行為就要受到懲罰。如今，時序已出脫固定的常規，六月飛雪飄灑的不再是竇娥冤，暖冬使北國把嚴寒拒之門外，而冬季如春的南方卻降下了暴雪¹³⁾；垃圾與山峰競高，污染已成河流的宿命等等已成為普遍的存在。

在詩人的眼裏，臺灣現代化的進程是伴隨著農用土地不斷被工業用地、商業用地取代的過程，詩人少時無垠的田野在都市的包圍中不斷被蠶食甚至消失。¹⁴⁾「炮彈般灑下一地高樓大廈 / 灑在田野上」（白靈，〈林家花園〉，《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21），都市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圈子越劃越大，田地、森林的地盤在發展的逼仄下越來越萎縮。「多少朝代被歲月腰斬 / 多少森林自高樓塌下」、「多少平原劃撥到購泥土 / 多少河流來函索取雲霧」（白靈，〈神木群〉，《後裔》88）。有著自由自在，視野無限空曠農村生活經驗的白靈對都市的迅速膨脹表現出否定性的質疑。因此，在觀察自然、反思歷史中，往往表現出對土地和自然的尊嚴、秩序、倫理的關懷與探討。

13) 例如2008年初中國大陸南方地區遭遇的歷史上罕見的特大冰雪災害，致使交通堵塞，電網中斷，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14) 在臺灣，20世紀70年代以來追求現代化的結果，也逐漸出現自然破壞與環境污染等問題。到了80年代，環保成為社會運動的一環，自然、社會、生活、環境之間生態失調的危機，構成了文學的主題。臺灣深刻地反省生態環境與人類生物的依存問題，而有生態保育運動的興起。到了9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和原住民運動，促使藝術家們對臺灣這塊土地及其自然環境變遷的關注。

如〈高速公路——阿水伯的春夏秋冬〉，詩作像小說一樣富有故事性。時間：一年四季，按季節輪回由春走到冬。地點：將要變為公路用地的農村。人物：農民阿水伯及其土木專業的二兒子。情節：整首詩按照時間順序在明暗兩條線索下講述著農民阿水伯的故事，一個在政府規劃下農村被「都市化」的故事：

時間	線索一（明線）	線索二（暗線）	阿水伯反映
春	在杜鵑聲中阿水伯在水田插秧	傳來高速公路要打這裏經過的消息	「阿水伯伸伸懶腰，把這話點成一口煙/呵口氣，輕輕吹掉」，未必是真的所以不以為然
夏	稻禾青青	高速公路從這裏經過被確認	「路彎點不成嗎？/三甲地，守了九代，/都通融不了？」 「茶！茶！我要稻！」傳聞成為現實後阿水伯的哀傷、憤怒
秋	阿水伯土地被徵用	推土機開始施工	「祖先的腳印踩不到了/馬上就是汽車飛來飛去」，「一輩子鋤土，現在鋤什麼？」失去農田後的無助、惆悵
冬	以往的田地和住地已成為「漂亮」的「亮亮的」交通路	公路建成並投入忙碌的使用	一明一暗中，似祖先們正捲袖/下棋，還是舉茶，待飲」，想像的恍惚中阿水伯對鄉村生活的眷戀

作為城市觸角的高速公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延伸、交織，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加強了城鄉的結合也便捷了城與城的交通，其所到之處固然給公路帶上的公民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改變了沿線地區的土地功能，把單一的農業用地變為為多行業提供服務的特殊用地，尤其是公路口附近的土地帶來的經濟效益遠遠超出農業用地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麼短視的對土地缺乏感情的阿水伯的二兒子那麼興高采烈的原因所在：「爸，有了錢，弄個茶莊，更好……」，「阿爸，明天搬去茶莊住/以前拿鋤頭/現在換算盤的珠粒如何」。但公路建設給農田帶來的傷害是巨大的，它使農田將永久性地失去農業生產能力，也就意味著將徹底改變這片土地上農民的生活。阿水伯也許不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但他以「守了九代」的固執像嬰兒依戀母親那樣熱愛著重疊有祖先腳印、留有祖先遺灰和親人生命的那片土地。

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自然的輪回是自然界的規律，但毀田修路的四季變奏是

否符合自然規律？「一種行為是否正確，一種品質在道德上是否良善，將取決於它們是否展現或體現了尊重自然這一終極性的道德態度。」¹⁵⁾白靈在表達對土地的熱愛和敬重時對奪田修路的行為顯然給出了否定性的答案。

春天是溫暖是鳥語花香，是充滿活力與生機的季節，在〈春天來臺北小住〉中白靈以「那時候」的十三次重複，深情追憶了臺北曾有的詩意棲居般的美好時光：

那時候臺北沒什麼大樓那時候臺北沒什麼大樓/春天不用爬得很高春天不用爬得很高 /那時候臺北沒多少水龍頭那時候臺北沒多少水龍頭/春天常到淡水河洗手春天常到淡水河洗手/那時候清晨是體操的臺北那時候清晨是體操的臺北/春天出門不必戴口罩春天出門不必戴口罩/那時候臺北沒太多引擎那時候臺北沒太多引擎 /春天不怕噪音嚇著春天不怕噪音嚇著（白靈，〈高速公路——阿水伯的春夏秋冬〉，《後裔》132-38）

每一個「那時候」的背後都是對當下已被破壞了的環境的不滿，都是詩人在臺北自然環境遭到破壞後的歷史的反思和對過往的留戀。

1983年2月10日《自立晚報》老人孤軍奮戰抵抗高樓大廈的崛起，如果說有盟友，就是在水田周圍嬉戲的鷺鷥。「可就是要守住這幾頃水田/和包圍上來的玻璃田們/奮戰，直到最後一隻鷺鷥」，老人保護家園是何等執著、熱誠？捍衛農田又是何等悲壯？這是一場都市和農村之戰，老人堅守城池的背後是城市侵略農村，農村被迫都市化的社會發展進程。「我的卒啊，都飛走！」隱喻了這場戰爭的結果：城鄉差別的消弭。

人類是大地的孩子，我們也常用母親來比喻大地，但櫛次鱗比崛起而起的高樓大廈和蛛網般密密織縫的交通幹線在一點點收縮大地母親的情懷，失去了母親的懷抱，我們將何所依何所靠？白靈在〈庭院〉一詩中把處身於鋼筋混凝土之中的現代人對土地的眷戀給以精妙的表現：

來趴下臉與草一同呼吸/這恐怕是大地少許可呼吸的皮膚了/其餘的像不像用硫酸潑過/若天空是桑葉/則高樓大廈就是一節節的蠶了/不信翻個身看看像

15) 雷毅，《生態倫理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78。

不像/我是說你像不像試管中斜躺的侏儒（白靈，〈庭院〉，《後裔》
68-69)

城市中高樓大廈對土地的覆蓋速度和覆蓋率都遠遠高於森林和草坪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白靈以隱喻的手法寫出了自己對都市迅速發展的印象。為了經濟的利潤，急速發展中的城市的樓層越來越高，像一節節生長的蠶努力向上去啃食天空那片桑葉。土地在樓盤越來越多橫空出世的威逼下幾無逃路，僅有庭院中草坪下的那方土戰果僅存，「其餘的像不像用硫酸發過其餘的像不像用硫酸發過」？一句設問問出我們的悲哀，問出我們的思考。「臺灣有詩的山，但沒有一座「詩的城市」」「當有怪手要抓破這土地或古老建築的顏面時，那是「非詩的啃咬」，當有新屋要在陽臺蒙上鐵窗、在屋後貼上鐵皮、在屋頂加注違章時，那是「非詩的貼布」。而全臺性的「鐵皮屋化」是臺灣成為「非詩城市」的最大最深的痍傷。建構台灣的「詩化城市」應是愛詩評詩寫詩者最終的理想，而非單純躲在城市的一句詩裏（如中山堂這個建築）高談闊論「城市詩」，卻無視於全臺灣的整首詩之陷入奄奄一息的「非詩狀態」。」¹⁶⁾。鋼筋水泥構建的龐大的建築群絕非人類詩意的棲居，白靈不僅以形象的語言進行了描繪，而且對全台的「愛詩評詩寫詩者」發出了吶喊。

「人的基础与植物和動物的基础不光是相同的。这个基础在人那里和動植物那里是同一的。」¹⁷⁾就像西雅圖所言：「大地不屬於人類，而人類是屬於大地的。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就像血液把我們身體的各個部分聯結在一起一樣。生命之網並非人類所編織。人類不過是這個網路中的一根線一個結。但人類所做的一切，最終會影響到這個網路，也影響到人類本身。」¹⁸⁾由於人類的愚蠢短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不再和諧，已經惡化到自然行使其制約權力，對人類興起無情反撲的時候了，連年不斷的不是水災就是旱災，再不就是蟲害都可作為明證。在《大黃河》的序中，痲弦（王慶麟，1932-）曾談到：

16) 白靈，〈布特拉再也〉，《漫活人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84-9。

17) (德) 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林中路》(Off the Beaten Track)，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291。

18) (美) 西雅圖 (Seattle)，《語文》(小學六年級·上·第15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白靈的情中，包含了小我與大我、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自然。篇篇都顯示出白靈對生活，對自然的情意及玄思；處處都于溫柔敦厚中，透露出清鮮活潑的趣味。尤其是在短詩方面，白靈顯示了多方面的試探，從文明的反省、大我的情懷、時局的關注、社會現象的批判、生活偶感，到輕巧可愛的自然詩，甚至科幻詩等，都入詩家眼裏，質與量也有可觀的成績。
（〈持續的鐘乳石一序「大黃河」〉，《大黃河》8）

在這些關於小我、大我情懷的生態詩中白靈以抗拒的姿態渴望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像沈從文固執地建構自己心中的湘西神話以與充滿虛偽狡詐的都市社會對抗一樣，白靈在揭示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音符時渴望「隔晨醒來，鳥聲源源，響滿房間隔晨醒來，鳥聲源源，響滿房間」（白靈，〈山居〉，《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50）山居生活的再現。在高速公路不斷延伸，高樓大廈不斷平地崛起，水泥地面不斷侵蝕泥土地的情境中，試圖衝突出去，殺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路來：

濃美的夜在林裡沈澱下來/所有的杉樹，靜靜地向天庭伸展/伸展，直到把星星都網住/（多美的聖誕樹！）/沒有蟲聲，也無風/連你，連我，都靜寂啊/一種互古的天籟/竟在今夜，射透你心/也貫穿我底（白靈，〈阿里山夜行〉，《後裔》70-71）

所有的樹木、所有的動物包括你、我都凝固于自然的天籟之中，一切皆自然、和諧，絲毫不見人工斧鑿之痕。融自身于自然，追求生命的寧靜與均衡或許就是白靈理想中的伊甸園。然而困難重重，迷霧重重，溫柔敦厚的他兩難與「都市」和「田園」的痛苦中，他只好回到自己的記憶裏去，以阿水伯們的疑問、眼淚和痛心表現著自己的思索，但在對泥土的關注中白靈實現了一次次精神上的返鄉。

3. 「人工自然」的反思

白靈在論及他們這一代詩人的時候，認為不像前輩詩人能在臺灣詩壇上空長久

地發光發熱，他們付出了等待和歲月，努力地以表現方式的變幻希望引起讀者的注意。進入九〇年代以後這一代詩人又有了新的發現：由於民主與科學高速率的良性競逐，人類的心靈和視野在世紀末已獲得空前未有的解放和寬廣，人與物互動、模擬的各種實驗性和可能性，都以驚人的躍進加速衝破千百年習以為常的道德、倫理、政經國界、種族區隔等各種藩籬，這些都深深牽動、震撼了詩人所關注的「人」、「自然」、「社會」的舊有秩序和關係，開始進入一種充滿挑逗和挑釁的進程當中。¹⁹⁾同時，白靈工科出身，謀生的職業也都與自然科學相關，這一學術背景為其觀察「人工自然」提供了其他詩人難以實現的條件。在〈試管嬰兒〉中，他寫道：

生命在按鈕中開始了/代號〇〇二，二十年前的胚胎/冷凍的，性別：男/又由冰冷中扳回了生機/顯微鏡下活蹦蹦跳動著/裂解細胞，舒放基因/人造羊水中似乎興高采烈呢/----- 對我們的慷慨？/呵，又一個生命，不，工程/精彩地「開工」了/這是地球的新秩序/牛肉用大腸菌繁殖/番茄不需泥土/蔬菜可以懸浮/而此刻，我們的遺傳學家正熟練調整/他的「乾坤」子宮----- 那軟軟玻璃袋/營養學家忙著輸入水和蛋白質/這回只一個記者在旁懶懶觀看/孩子的母親已經去世了/而代號〇〇一的姐姐，在側面觀察房/對拭淨的玻璃窗貼緊鼻子/看助生娘娘們正催她弟弟誕生 /至於代號〇〇三、〇〇四的/唉，或許老了再說吧/反正他們後代寫單子也可以申請/「這一次應該一個月就可以出生」/遺傳學家指著螢光幕上逐漸爬高的/生長指數，回頭對我們說（白靈，〈試管嬰兒〉，《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19-21。）

連生命都可以「試管」，更何況「牛肉用大腸菌繁殖」、番茄不需泥土「蔬菜可以懸浮」？科技進步的另一面就是「人工自然」的出現，科技發展到現代和生態似乎成了一對冤家，有序、穩定的生態系統在科技的進步中被改變並逐漸失去自然的存在狀態，科技被作為人類統治自然的工具，不僅複製自然也複製人類自己，也許有一天「技術在慢慢地毀滅人類，人類在慢慢地吞食自然，自然選擇已經成為過去，最後留下的只有技術」²⁰⁾的擔憂會在科技的高速發展中真的到來。所以，「我

19) 白靈，〈沒有誰是誰的國王——序《新詩20家》〉，《新詩20家》13-7。

20) (美) 莫里斯·戈蘭 (Morris Goran, 1916-)，〈科學與反科學〉(Science and

們必須把責任歸罪於自己在動用我們巨大的技術——科學潛力時所出現的錯誤、不負責任、自私、貪婪、愚昧無知和其他的人為的缺點。」²¹⁾同樣，在〈魔術師〉裏白靈似乎在唱一曲「讚歌」：

我們這裏，有世界最多的魔術師/當然，也有最好的品質/……我們的魔術師，只向人們收取微薄小費/便使口渴的人可以喝黃樟素/呼吸困難的人可以吸收戴歐辛/嘴饞的吃了黃麴毒素保證沒事/如果生了病，請一定/一定要相信我們的魔術師/用沒有消毒的塑膠針筒才能早日康復/真個是無所不能，我們的魔術師/只要他指尖輕輕一點/包子可以更白，蝦仁長保新鮮/至於韭菜包心菜、小白菜芥蘭菜/放心，統統蟲子不長一隻/……請，請他們不要怯場，千萬要繼續/對了，大家一起來，鼓掌！（白靈，〈魔術師〉，《大黃河》95-98）

無疑的，在這兩首詩裏，詩人慷慨地使用了「生機」、「活蹦蹦」、「興高采烈」、「慷慨」、「精彩」、「新秩序」、「熟練」、「世界最多」、「最好的品質」、「老老實實」、「腳踏實地」、「無所不能」、「渾圓」、「完美」、「渾渾圓圓」、「真是好」、「世界一流水準」、「技術高超」等或美好或呈肯定意義的詞語，並呼籲大家為他們「鼓掌」。其實通篇極盡嘲笑與反諷之力，描繪出「人工自然」的可怕場景。誠如拉塞爾所言：

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外部世界所強加的物質約束，而在於我們自己心靈的約束。當前流行的世界觀是：人是自然的支配者和操縱者，天生就是侵略性的，有強烈的國家意識，以生產率、物質進步、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為首要目的。科學被看作是獲得知識的最重要的方法，它最終能解釋一切，技術被當成是達到所期望的任何目的的手段。²²⁾

Anti-science），王德祿、王魯平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28。

21) (意) 奧雷利奧·佩西 (Aurelio Peccei, 1908-1984)，《未來的一百頁：羅馬俱樂部總裁的報告》(*One Hundred Pages for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of Rome*)，汪軾君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4）78。

22) 彼得·拉塞爾 (Peter Russell, 1946-)，〈覺醒的地球〉(*The Awakening Earth*)，王國政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119。

在科技的「魔術師」操縱下，生命的原生態被扭曲、變形，而出現了招人眼目的超自然的新、奇、怪，對如此發展下去的人類的未來，白靈發出了自己的憂慮。人、山川、草木、河流以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一份子，在生態關係裏，各有其生存的權利和天空，大家的各就其位才有了自然的和諧與平衡，偏廢任何一方的行為都將會給世界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作為自然界中的高級動物，人不僅能夠利用自然而且還擁有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就像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95）所說：

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絕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²³⁾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²⁴⁾毛澤東（1893-1976）抒發的這番豪情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力的無限與偉大。如今擁有發達現代科技的人類早已把毛澤東的豪情展望變為了現實，人類已經登上了月球，沉于大海深處的幾百年前的商船也實施了打撈的計畫，這一切無不證實了一個事實：人是地球這個生物圈中智力最發達最聰明的一類。但就像麥茜特在其《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约1493-1541）的話那樣，「把自己吹捧為最高貴的創造物是傻子的行為準則。存在著許多世界，我們並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中唯一的存在物」²⁵⁾。在發展中，我們卻不斷重複或演繹著「人工自然」的悲劇，毀林造田，毀田修路、污染河水等等違背自然規律的舉措屢禁不止，人類也為之付出了慘重代價，土地荒漠化、自然災害頻發……「這恐怕是大地少許

23) (德)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9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83-4。

24) 毛澤東,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 吳正裕主編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388。

25) (美) 卡洛琳·麥茜特 (Carolyn Merchant), 《自然之死: 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吳國盛等譯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132。

可呼吸的皮膚了」，如果哪一天大地連這一點殘存的呼吸的皮膚也被銷蝕，那人類最終的悲劇也將為時不遠了。

(三) 動物生態的人文關懷

1. 白靈詩歌中的動物描寫

對大自然的喜好之情²⁶⁾加之他細膩的抒發個人一己之悲歡，也敏銳的探索他人生活之苦樂。情感的細膩，使白靈樂於也善於捕捉生活中的霎那間感受，敏銳攝取生活中為常人忽略的細節，所以蟲魚鳥獸們成了除了人生內容之外的又一表現主題。遍覽其詩作，發現飛禽鳥獸樂此不疲地進入他的眼中現於他的筆端，白靈8部詩歌單行本中涉及到的動物如下表所列：他的作品，大多都以「情」為出發點，也以「情」為目的地。

詩集	所涉動物
《後裔》	杜鵑、青蛙、蚊子、麻雀、鮭魚、乳燕、螢火蟲、蝴蝶、杜鵑、馬、騾、小鳥、燕子、白鷺、烏鴉、松鼠、海鷗、蟬、土狗、夜貓、工蟻、雞、鴨鵝、驢、布穀鳥、牝馬、小鹿
《大黃河》	布穀鳥、蒼蠅、跳蚤、野豬、雉雞、狗吠、老馬、兔子、雪豹、大象、小胖豬、虎、蒼蠅、鸞鷲、泥鰱
《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	螞蟻、鸞鷲、蜈蚣、水龍、兔子、天竺鼠、猴、豬、小豬仔、野狼、跳蚤、螞蟻、蝙蝠、老鷹、白鷺
《妖怪的本事》	錦鯉、蜜蜂、知了、魚、蚊子、小馬、飛鳥、黑貓、小狗、流浪狗
《昨日之肉》	竹雞、大刺蝟、鸞鷲、候鳥、蒼鷺、壁虎、魚、燕鷗、珊瑚、水母、燕魚、黑鮪魚、旗魚、鯉魚、鯊魚、鬼頭刀、鸚鵡、小丑魚、神仙魚、金花鱸、角蝶鱸、紫花鱸、翻車魚、魴魚、和鯨鯊、哈氏異康吉鰻、小海扇、香菇頭、犛牛、鳥、螞蟻、公雞、鷓鴣、老鷹、蛙

26) 涉足山水，陶醉自然的生活或者追求在其散文集《給夢一把梯子》《漫活人生》中表現更為集中。

《臺北正在飛》	候鳥、老鷹、鴿子、小老鼠、水母、帶魚、魚、鯨魚、老鷹、銀魚、螢火蟲
《愛與死的間隙》	瞪羚、斑豹、幾十張禿鷲的翅影禿鷲、幾百條野狼的垂涎野狼、幾萬頭蒼蠅的嗡嗡蒼蠅、以及比兩點還多的螞蟻的興奮螞蟻、蝴蝶、田蛤、小白蝶、犀牛、狐狸、駱駝、金蛇、小黃蝶、蟬、白鷺鷥、大恐龍、小鳥、小毛毛蟲、壁虎、蛇鱉、鱷魚
《玻璃與女人的幾種關係》	魚、青蛙、神仙魚
《五行詩》	鴿子、老鷹、螢火蟲、青蛙、狗

動物們在白靈的詩歌園中呈現出多樣性，有的是動物們生活場景的捕捉或描摹。如〈景美溪邊即景〉中由駐足到奮飛的白鷺鷥（白靈，《愛與死的間隙》124-25）；〈黑貓〉²⁷⁾中機警、威嚴、迅猛的貓；「在海底飛來/飛去/像千萬朵降落傘」²⁸⁾的水母；通過吐氣泡溝通的小魚²⁹⁾；對雪域之舟犛牛的歌唱（白靈，〈犛牛之歌〉，《昨日之肉》185-87）；對有著優美飛翔之姿的鷗鳥描畫（白靈，〈鷗鳥〉，《昨日之肉》182）；對處於危機四伏、險情重重之境的老瞪羚沉著、悲壯的描寫（白靈，〈瞪羚〉，《白靈詩選》111-12）；鰭展成翅享受飛行快樂的飛魚（白靈，〈瞪羚〉，《白靈詩選》111-12）；對「吞進的魚群整江地嘔出」（白靈，〈魚鷹〉，《白靈詩選》15）的魚鷹命運的感歎；誤闖花叢，扇扇東，扇扇西，「趁花朵們不注意，翻出籬牆去」（白靈，〈蝴蝶〉，《白靈詩選》20）的可愛的蝴蝶；等等，皆體現出白靈在對自然的觀察上細緻有心的一面。

同時，以動物的形象性來繪景狀物、談情說理也是白靈詩歌創作中擅長的技法。如以蜈蚣形容龍舟（白靈，〈龍舟競渡〉，《白靈詩選》143）；借被魚線鉤住的小神仙魚生髮對事物之間吸引力的思考（白靈，〈過北海岸〉，《女人和玻璃的幾種關係》53）；通過所有的候鳥、老鷹、以及鴿子們/心底一定有個大大的驚嘆號：心底一定有個大大的驚嘆號：/這世界究竟怎麼回事！」³⁰⁾的疑問傳達詩人自己

27) 白靈，《妖怪的本事》24-5。

28) 白靈，〈水母〉，《臺北正在飛》24-5。

29) 白靈，〈水族箱內的溝通方式〉，《臺北正在飛》30-1。

30) 白靈，〈這世界到底怎麼回事〉，《臺北正在飛》8-9。

對於911事件的困惑；形象地借躲在餐桌底下發抖的小老鼠來形容地震來臨時自己膽小如鼠般的懼怕心理³¹；根據金門的歷史把它想像成刺蝟（白靈，〈論金門是一隻大刺蝟〉，《昨日之肉》37-8）；以魚喻人，以魚生寫人生的〈黑潮〉（白靈，〈黑潮〉，《昨日之肉》168-70）；通過鷺鷥飛下落在積了層薄水的池塘漫步、捉泥鰍的生動有趣的畫面寫出了久旱逢甘霖的歡欣（白靈，〈旱象〉，《大黃河》145-46）；「養鴿子三千，不如擁老鷹一隻」（白靈，〈不如歌〉，《白靈詩選》6）的富有哲理的思辨；「我眼角夾著一絲秘密/老人路過，微笑：老人路過，微笑：/你在看些什麼/一隻松鼠蹲在福木的肩上，欲動……」的〈閒情〉（白靈，〈後裔〉43）等莫不如是。可見，多情、感性的詩人，不僅易感於生活、歷史中的大事件，也善於捕捉大千世界中纖細的情感。

2. 對動物的人文關懷

「人與動物的關係是人與自然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人對動物的態度是人對自然的態度的一個縮影。」³²萬物自有其生長規律，一切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都是非自然的、不道德的。對動物命運充滿人文關懷的思索是白靈關於動物的詩歌中最震撼人心的一種書寫。其詩作體現了他崇奉自然，尊重自然，歌唱自然，陶醉自然，也為人類毀棄自然扭曲人與自然關係的行為而警覺、哀傷、憤怒的情感走向。

白靈以一顆善良平等的心渴望動物們自由自在的真我的生存狀態。如他在散文〈動物園〉裏所表達的那樣：「我喜歡龐大、兇猛的動物，我喜歡嬌小、靈慧的動物，但不怎麼喜歡親眼看到的那些，尤其是躺在檻柵中只能轉圈子、或彎腿或敞著肚皮睡覺的那些。」³³〈鮭魚河〉即是白靈為阿拉斯加的鮭魚們吟唱的一首莊嚴的生命讚歌，在感歎大自然造物神奇之時更多的是對生命的尊崇，「『落葉歸根』萬物本

31) 白靈，〈地震來的時候〉，《臺北正在飛》12-5。

32) 楊通進（1964-），〈非典、動物保護與環境倫理〉，《求是學刊》5（2003）：34。

33) 白靈，〈動物園〉（遨遊夢），《給夢一把梯子》185-88。

同」。「靜靜地，在這夫拉則湖/與我的列祖列宗，與你/同在」（白靈，《後裔》43）不辭勞苦，歷經險灘激流和瀑布的摔打以死傷過半的代價返回四年前的原生地。夫拉則湖的鮭魚們的生活尚沒有人類的攪擾，在自然的懷抱裏盡情享受著自己獨特的生命，在跳躍的姿勢中寫出生命的精彩。然而，這份單純、本真的生存在人類聰明才智的幹預下已經越來越少，處於弱勢的動物們的生活在人類以消費為目的的為所欲為下而被強烈扭曲。

生態倫理學認為，人類和非人類生命的福利和繁榮本身具有天賦價值、記憶體價值，生命形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有助於其實現，人類無權削弱這種豐富性和多樣性，而當今人類對非人類世界做出了太多的幹預，非人類世界的狀況在急劇惡化。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我們發現人類的愛心更多的時候是自私與偏狹，無視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的生存權利，無視自然法則，出於一種私欲或功利的目的，以萬物之主的姿態而橫加幹預自然、剝奪其他生命的權利。工廠化的養殖場為了滿足廠主金錢佔有欲和消費者的口腹欲、時裝欲而剝奪了雞鴨牛羊豬狗等等早已被人類馴化了的動物們作為物種的生命特權和生長過程，在他們擁擠地被關押在逼仄的空間進食著人類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他們精心調配的食物時，他們失去了所有野性的快樂和天賦的權利，活著的唯一目的就在「被」趨向於人類的欲求。早已被人類馴化成為人類朋友的這些家禽家畜正在遭受被人類剝削、奴役之苦，那些兇猛、威武的大型獸類是否還在享受或擁有自我的生活？白靈的〈剝虎大師〉給我們做出了回答。整首詩以諷刺的手法誇讚剝虎大師庖丁解牛般的高超技藝——

「大家只誇他技術好：目無全虎大家只誇他技術好：目無全虎/刀起刀落，
只見嘩啦啦筋骨鬆錯錯垮下/龐然渾然一條吊睛虎轉瞬/肉泥一堆，而且沒有
/沒有一滴血會流下桌面/當然也不會有一點垃圾會產生」

肯定他「多情，而且愛虎」、強調他「最愛臺灣這環境」的詩句中諷刺了剝虎大師利慾薰心、唯利是圖、迎合市場、殘殺老虎的醜行。同時，借剝虎大師的喊冤尖銳指出毀虎甚於殺虎的人類破壞大自然、強行改變老虎生活習性的行為：

「剝虎大師最看不起保護動物的人了/森林一批批倒下，山嶽被剖開/衝進去
柏油公路與機器猛獸/也不問老虎願不願意，讓牠們奔走於/動物園，馬戲
團，以及一小時就可以/走完的草原。試問：那隻老虎會喜歡？」（白靈，
〈剝虎大師〉，《大黃河》99-103）

嘲諷之意溢於言表。百獸之王的老虎命運尚且如此，其他的自不待言。

一個生命個體最起碼的利益就是不受痛苦。但在人類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卻往往忽略了地球上其他生命的生存需求，如史懷澤所說的那樣：「我們一直處於毀滅和傷害生命的必然性之中。」³⁴⁾世間萬物唯我獨尊的自我膨脹和盲目開發給其他生物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甚至是物種的滅絕。白靈先後寫過兩首關於鯨魚擱淺海灘的詩作。〈鯨魚為什麼不自殺〉³⁵⁾是一首兒童詩，所以語言生動淺顯有趣，揭示的問題較直觀。像鯨魚的「未經核准登陸」、鯨魚的「偷渡」、「用新月型的尾鰭/打信號，是關於打信號」等有趣的想像很容易吸引孩子閱讀的視線並和作者形成情感上的共鳴。而幾年後創作的〈鯨魚之歌〉（白靈，《白靈詩選》145-8）則轉為深沉的哀歎，雖和〈鯨魚為什麼不自殺〉表達同一個主題，但更耐人尋味、深思。

人類對海洋資源的不合理開發使海洋的健康生態面臨著嚴峻考驗。海洋污染日益嚴重，赤潮頻發，水質惡化，物種不斷減少甚至滅絕，海洋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等一系列問題被推到現實面前。對海洋生態的關注白靈選取了海洋中的「巨獸」——鯨，這個「整座地球唯它們」配做「壓艙的角色」的鯨。作為棲息在海洋中的龐然大物，鯨曾讓人類望而生畏，這從其拉丁學名由希臘語「海怪」一詞衍生而來可見一斑。但隨著人類對其認識的加強，為了獲取鯨魚肉和昂貴的鯨魚油，400多年前在我們的鄰國日本就開始了捕殺鯨魚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還在繼續，大量鯨魚被捕殺使其數量大大縮減甚至有的品種已瀕臨滅絕，為了保護這一物種，1986年開始施行的世界性的全面捕鯨禁令對捕鯨者有了基本意義上的監督。但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的空前海洋污染對鯨魚的生存又構成了巨大的威脅，這一威脅甚至遠遠大於捕殺。此外，飛速發展的產業化捕魚又增添了鯨魚們能否安全生存下去的危險因素，

34) (法) 史懷澤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敬畏生命：五十年來的基本論述》(Reverence for Life), 陳澤環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 76.

35) 白靈, 《臺北正在飛》32-3.

因為人類對海洋資源的大肆掠奪使得它們食不果腹，饑餒而亡。在大自然和人類的雙重威脅中，是生存還是滅亡？兩難之中，鯨魚們以決絕的態度採取了擱淺試的自殺：「年老的、青壯的、幼小的鯨魚/頑固地一排排擱到岸上頑固地一排排擱到岸上/像黑色、凝固、又發亮的海浪/這是一群頑固的自殺隊伍/這是一群頑固的抗議隊伍」。

無語的鯨魚「用新月型的尾鰭」打著信號，在生命垂危之際悲憤地傾瀉著對人類的抗議、責難和對命運的不平：「自殺是它們自潛水艇、/油輪、電纜、魚網、和海底的垃圾中/突圍的方式？」

在〈鯨魚之歌〉中白靈以身臨其地的假想觸及到了人類捕殺鯨魚的行徑與目的：「脂肪和臘質燃亮各大洲/潤滑了槍桿子、機器/和野心/圍剿和追逐/弓箭和長矛/尖銳以及/瘋狂，而今都鬆開手/好讓一條海難/扶它們上岸」；同時也表達了對鯨魚不容樂觀命運前景的憂慮：「當最後一隻幼鯨/垂下它巨大的尾鰭/當眾鳥啼空了黃昏/而神殿的豪華和暗喻/終究被銜起/從大海的唇邊——叨走/飛/散」。當如此蒼涼、悲愴的畫面出現在地球上的時候，人類又該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倫理學家辛格指出：

我們所關注的是防止痛苦和悲慘境遇，反對專橫的歧視；我們認為強使其他動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是錯誤的，即使那種動物不是人類的一員；而且我們堅信動物受到了人類無情而殘忍的剝奪，我們想要改變這種狀況。」³⁶⁾

白靈對鯨魚命運的低沉哀歎給世人發出了警醒，同時也希望人類給動物們的，是讓他們成為真正「可愛的」動物。³⁷⁾

就像辛格所說：「把動物作為獨立有情的生命來看待，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滿足人類的工具。」³⁸⁾

36) (澳大利亞)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1946-)，〈初版序〉，《動物解放：生命倫理學的世界經典素食主義的宣言》(*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祖述憲譯(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2。

37) 白靈，〈沒有誰是誰的國王——序《新詩20家》〉，《新詩20家》13-17。

白靈的創作常以當下的時空為立足點，緬懷過去與放眼未來，更以社會攝影機的身分自期，透過科學的敏銳與文學的感性將各個年代的社會現象作最寫實的反映與批判。³⁹⁾他體察到動物們的痛苦，寫出了他們的生存困境，同時也無情揭示出人類的貪婪與自私。

(四) 結語

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注現實，以積極的參與意識批評社會、建設社會向來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優良傳統。回顧中國歷史，在身處亂世之時，他們往往像李大釗（1889-1927）所說的那樣：「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最艱難的時候改造國運」，拋頭顱，灑熱血而再死不辭，寫下了很多名垂青史、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當歷史的烽火已經消逝，和平、安定成為社會主旋律的時候，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該以怎樣的方式體現，顯然已成為一個不小的時代命題。雖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危機感已大大降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宏大抱負也在消滅，但在經濟高速飛漲或者說物欲橫流的當下，「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在中國文人的身上還可貴地留存著，他們理性地看待穩定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並及時捕捉這些問題，不僅站在本土而且站在世界甚或全球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提出問題，以呼籲的性質對世界做出尖銳的提醒或警告。可以說，臺灣詩人白靈就是這些「社會的良心」中的一個。

先知要我們輕視外物，是輕視那些碩大無朋，沒有生命，與它站一起，就自覺渺微的東西，如山石、風雲、日月、星群，它們卻常哺育了生命。先知又要我們重視外物，是重視如你我有生氣的，渺渺小小，都短暫來短暫去，有限的生命，如花鳥蟲魚。輕視碩大無朋，故自覺人與天地同其大；

38) 辛格, 2。

39) 痲弦, 〈新詩這座殿堂是怎樣建造起來的——從史的回顧到美的巡禮〉, 《台灣詩學季刊》28 (1999) : 97-111。

重視渺渺微微，故能自我珍惜，設身處地，以萬物備於一身。⁴⁰⁾

正是因為對自然懷有敬畏意識才會使白靈能夠正視與我們朝夕相處的山川草木、花草魚蟲，他才會在臺地、湖泊、丘陵與茶樹之間捕捉著自然的美好，哪怕是「可愛的一瞬」⁴¹⁾。一滴露珠、一顆寒星、一朵漂移的雲甚至林間的一隻小螞蟻、一朵小花，都會迎來詩人興趣的目光、喚起詩人嘴角的一絲微笑和內心的或渺遠或溫柔或沉思的感動。因此，我們看到詩人白靈不僅唱出了對閒適生活的享受，對弱者的同情（〈小偷〉），對侵略戰爭殘酷的憤怒（〈爸爸，整個中國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圓木〉等），也唱出了對自然遭到破壞的痛心疾首。他不僅關注社會，關注歷史，關注民生，同時也以巨大的熱情關注草生鳥生，並以其對自然的關注刺激讀者的神經，激起讀者的思考。

臺北的春天已匆匆而過，人類的春天在哪里？能否再現生命的第二春？詩人白靈以其或輕盈或凝重的文字對人類的生存之道發出了靈魂的拷問，這是一個富有良知富有歷史責任感的知識份子的時代擔當。「人類壓抑萬物、控制萬物的‘雄心壯志’不會因少數人的此種同情而有終止。」⁴²⁾也許白靈的吶喊、質疑、追問一時間不會有「一呼百應，應者雲集」的盛況，但他的書寫在環境問題已成為當今人類面臨的一大敏感問題的時空中留下的不僅是自己的聲音，而且是促進人類自我救濟的聲音。因為「一個人給世界增添一些善良，就是促進人的思想和心靈。」⁴³⁾因為他清楚：「作為大地母親的孩子，人類如果繼續弑母的話，將不可能生存下去。他所面臨的懲罰是自我毀滅。」⁴⁴⁾

是掠奪還是共生？是每一個現代人都無法回避的一個嚴峻問題。在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情境下臺灣知識份子的應激反應應該得到大陸知識份子的敬重並引起他們的警醒。擁有一份愛心，擔當起保護自然的義務和責任是每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時

40) 白靈，〈星辰（水晶夢）〉，《給夢一把梯子》153-54。

41) 白靈，〈練氣功的小花〉，《漫活人生》130-33。

42) 白靈，〈帳篷下的掌聲〉，《漫活人生》117-19。

43) 史懷澤，63。

44) (英)湯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湯因比歷史哲學》，劉遠航編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205。

代選擇和歷史使命。拯救生命，拯救地球，不僅給萬物一個生存的機會，也給人類自己爭取一條生存的後路。因為「我們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分。青草、綠葉、花朵是我們的姐妹，麋鹿、駿馬、雄鷹是我們的兄弟。樹汁流經樹幹，就像血液流經我們的血管一樣。我們和大地上的山巒河流、動物植物共同屬於一個家園」。45)人類遇到的問題雖不都是生態問題，生態倫理也不可能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但人應該有這樣的情懷：對他人的關心，對動物的憐憫，對生命的愛護，對大自然的感激之情。只有如此，大自然才能完整、穩定和美麗。46)

否則，“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比如，鳥兒都到哪兒去了呢？許多人談論著鳥兒，感到迷惑和不安。園後鳥兒覓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戰慄得很厲害，飛不起來。這是一個沒有生息的春天。這兒的清晨曾經蕩漾著烏鴉、鵝鳥、鴿子、鸚鵡的合唱，以及其他鳥兒的音浪；而現在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和沼澤。47)也許就在不遠的未來，等待著人類的，就是卡遜預言的這樣一個寂靜春天。

(本課題的研究得到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生態文學作品中的環保思想及其現實價值研究」(項目編號：08ZWD021)的資助，謹致謝忱。)

45) (美)西雅圖，《語文》(小學六年級·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15課。

46) 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86) 175.

47) MacGillivray 2。

<Abstract>

On the ecological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Bai Ling's poems

Shen, Ling · Zhang, Xiaoqin · Fang, Huanhai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factor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nature has become the common concern of a sensitive and urgent to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theory, this paper, which based on the carding and analysis of Bai Ling's ecological poetry, is try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nature through his contemplation, describing the animal survival condition, showing hi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animal humane care, and seeking the intellectuals'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today.

Key Words : Bai Ling, poem, ecological crisis, humanistic car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투 고 일 : 2012. 5. 10. / 심 사 일 : 2012. 5. 20. ~ 2012.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6. 15.
